

學海類編

第七十八冊



志雅堂雜鈔卷八

宋周密公謹著

醫藥

黃帝云五氣者香氣湊脾漢以前無燒香者楞嚴經云

純燒沈水無令見烟此佛燒香之法也出寓簡

今世所傳鐵甕申先生交感丹乃吾鄉俞居易侍郎所

傳也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張夢符

治喉閉倉卒之疾用巴豆以竹紙滲油令滿作撚點燈

漢以均字

令著吹滅之以烟薰喉間即吐惡血而消

孫璧云耳暴聾用全蝎去毒為末酒調下以耳中間水

聲即愈云云 是韓平原家方

枸杞子可以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治金瘡及刀斧瘡用獨殼大栗劈乾為末傅之立止或

倉卒用生栗傅亦得

暈船者飲船篙倒溜水則不暈

暑天痲子用王瓜摩之即消又梨子去熱眼熱牙疼皆

可

香附子四兩去黑皮微炒片子薑黃湯浸一宿洗淨二

兩甘草一兩各炒細末入鹽點辟嵐瘴之氣極妙又

治痢用罌粟殼須隨紅白二色以類治之乃佳

雪邨云決明不必煮只用熱茶泡湯浸數次

五健丹治血虛氣虛頭暈 川椒炮一兩 陽起石火

煨紅研細一兩 鍾乳粉一兩 靈砂一兩別研極

細 沈香半兩 用糯米粉一兩作濃粥和丸如梧

子大每服三十九棗湯空心下

治喉痺并生乳鵝 用蝦蟆衣鳳尾草洗淨搗碎細入

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布絞汁以鵝毛掃患處隨手吐啖疾即消

子昂云齒藥惟玉池散絕妙云是局方今局方中無之也

臘月中以臘水浸白米三兩宿曬乾研作粉粥米遇暑月泄瀉者食之良驗

康侯云治暑氣在內小便血淋用白虎湯加麥門冬煎屢取其效此亦有理

東軒堂挺晚苦陰汗有教之用牡礪粉撲之者始雖少

減久之至潰腐至見其羶丸焉豈非別殺之以他藥乎

草庭云每年桑樹斫下之柴積令燥異時燒灰入酒極有風韻又且有益于人

治齒腫痛用黑豆以酒煮汁漱之立愈王修竹云其閣中嘗用驗

近世醫者如吾鄉龐良才兄弟指下亦自明爾最是記方可喜暗書諸方雖十餘不悞

今之消息者不知起于何時然藥方千金方有按摩之

術如十段錦之類皆是也聞唐時亦有按摩博士之官

鄭金臞有杖丹一方用水蛭為末和朴硝少許以水調傅瘡上屢施于人良驗

范元長云北方醫書有宣明論內有鼻淵私一方用涼藥

者親見趙清及孫某者用之效蓋鼻淵有寒熱兩証即腦溜也凡腦溜臭者即熱證

治癰疽惡瘡初腫起時以當歸須黃柏皮羌活三味為細末用生路絲藤搗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氣

氣聚作小頭即破切不可并瘡頭傅之若并傅之則毒氣四散不可收矣

回回國之西數千里地產一物極毒全似人形如人參之狀其名押不蘆生于地中深數丈或從傷其皮則獷毒之氣著人必死取之之法則先開大坑令四旁可容人然後輕手以皮條結絡之其皮條之前則繫于犬犬之足既而用杖打犬犬奔逸則此物拔起犬感此氣即斃然後別埋他土中經歲後取出暴乾別用藥以製之其性以少許磨酒飲人即通身麻痺而

死雖刀斧加之不知也然三日別以少藥投之即活
 蓋古者華陀能剗腸滌藏治疾者蓋因此藥也聞今
 時御藥院中亦有一枚此神藥也白玉廷聞之盧松
 崖云

茯苓生于大松之下尚矣近歲邨民擇茯苓之小者其上
 用老松根一節破之以伏之系入其中而緊束之使
 脂液流濃于內然後擇他山土之宜茯苓者掘深坎
 瘞之至兩三年取出則成大茯苓矣洞霄山最宜苓
 往往邨民多盜種密誌之不使人知至數年後然後

史取焉種者亦多越土人他日試扣識者吾山松根似
 亦可用也

人中白者溺盆內積起白垢也亦秋肉石之類刮取置
 新瓦上火逼令乾溫湯調服治鼻衄如神出夷堅志

徐子方患臂弱孟自江西錄至一方用平胃散加丁
 香縮砂服之如湯謂有奇效然以用藥言之恐止風

溼耳

汪龍溪一帖云去年得下血疾年半有餘今春悞食胡

弱余刻痛

桃復嘔出血升餘若然則胡桃亦不可食矣可不戒哉

治卒中不省人事牙關緊急只是用蘇合香丸旋加麝香當門子一二錢用麻油調灌之無不吐痰而甦者洪雲若嘗以服此取效徐子方亦云然蓋好麻油最化痰試以麻油滴痰上痰亦化為水百一方亦載此藥張月澗亦曾用此作効

菝葜煮鳧卵即紅菝葜即金剛根也

史亨甫治便血方用木香只殼二味入豬藏中用無灰

志酒煮令極爛去臟以二味為末作丸

吳保生言眼藥有九龍膏方用冬青葉一栲栳洗淨投鍋器用水滿煮令色黑及一半起入宣黃連十兩洗淨剉碎入冬青水中煎慢火熬至僅有盞粘如錫然後取起重絹濾過令極冷入腦子二錢半罐子內封藏每用少許點眼

又云痰藥玉屑瓦用南星半夏各二兩白礬飛過一兩為末入砂子二兩硫黃消石即來復之砂同和如梧子大每服五六十丸薑湯下

九字山注

俞老醫云醫官怕四子店子 瘡頓子 嗽顛子 痢市子 疥
或作世子此皆醫行市語也

志雅卷堂雜鈔卷八終 癸亥除夕校

志雅堂雜鈔卷九

宋 周 密公謹著

陰陽筭術

推閏約法云欲知來歲閏先看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
定無差殊且如明年當閏止看今年冬至後零日謂
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或遇小盡則餘七日
來歲必閏七月或遇大盡則餘八日來歲則閏八月
他皆倣此

蔡村中丞墳坐庚向甲其側坐丁向癸片地可用

郎墳坐甲向庚 知軍墳坐乙向辛 娘子

墳坐甲向庚分金 知府墳坐卯向西 知丞墳

坐乙向甲 安人墳坐巽向乾 庵坐卯向

西分金

谷人於家山坐乙向辛或謂有卯水入廉貞曹云

過宮不妨

甲戌之春余病瘧連日不出繼聞賈丞相丁母憂而去

在朝京局皆往唁奠送之江于同官曾昭陽鳳問余

疾因及云此事丞相旦夕必再來余曰此公請歸之

章凡十餘今適有此不復來矣曾曰江西一術者其
言極神前日來嘗扣之云此人不出今年必再來尙
可洗一番然自此以往凶不可言矣余深以為不然
至秋度宗上昇繼而有出師不返之事果如其言惜
當時不曾扣術者姓名耳

壬申歲應山在維揚制閫日呂少保荐一降仙者善飲

號曰李醉施州人凡有所禱令人自書一紙實卷之

彼以香一片令自禱自緘書神并金紙一陌焚于其

前爐中然後索酒痛飲至四五斗乃濡墨大書或草

書或畫卦或賦詞詩之類多至數十紙皆粲然可讀其答所扣之事多有驗者一日應山密書扣襄樊事醉後大書十字曰上下有朋來土鼠辭天道每字徑尺餘甲戌歲度宗升遐度宗庚子生庚子屬土所謂土鼠者也其後又有一僧名智永者亦蜀人亦能降仙其法乃以白紙一幅令各自禱扣訖自緘封卓立置神几前繼而筒終子紙自倒開而視之滿紙皆字所答多有驗者

鬼谷筭一名隔牆筭其法先將錢不拘多少三數數之

凡遇剩一則下七十二則下百四十次五數數之剩一則下二十一則下四十二又七數數之剩一則下十五二則下三十總計其數然後退一百五或多則退二百十之外餘者卽是見錢數也有一詩隱括云三歲孩兒七十稀五畱念一事尤奇七度上元重相會寒食清明便可知

又有一戲名二十八宿者亦佳法用二十八文先于內一文置左一文置右令人隨意移之兩錢歸兩一錢歸一仍高聲呼喝聽其所喝聲數除十二之外多則

除二十四餘者一則喝二卽是一邊之數
又有一分錢法不拘錢多少或五或七任其幾堆謂如
九堆每堆三錢則以八堆作一堆其一堆內又以二
錢歸眾堆外其餘列成行每堆各分以錢可零碎逐
一二錢分之庶不覺也其餘則尙有九錢又總而分
之則正撞無剩餘矣

術者云近世乃下元甲子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利
爲市井之行伯幾云揚州上立天市垣所以兩浙之
地市易浩瀚非他處之比此說頗新

推節氣法但隔十五日兩時辰零五刻推之卽是謂如
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
一刻則是雨水節後皆倣此

推立春法每年但相去五日三時辰推之謂如今年是
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在己巳日卯時立春若
夫刻數則前法推之

近世術者善記四柱

東山幽谷著詩話

夫修德而後詩

甲子日午刻

蘇立壽志詩平野山出六五

一按國恩雨水滄海

志雅堂雜鈔卷九終 甲子元日按

志雅堂雜鈔卷十

宋 周 密公謹著

仙佛

佛藏中有龍王經一卷其實四句偈也云諸行無常一

切皆苦諸法無我寂滅為樂此往來江湖者或遇風

濤宜多書此經投之即平息善濟或有溺死鬼魅溪

井之間多書投之亦得安妥

近日諸僧有言云靈隱伏虎巖演福澤雲夢大院自住

了小院又賣弄

此條重見

佛書經云五種不男生慳妒始變半五種不女螺筋鼓角線此段可于藏經中開首更放子細入梵語中

伯顏丞相嘗至于闐國開首有于其國中開井得玉佛一尊

高三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已貢燕尚有白玉

一段高六尺闊五尺長十七步以其重大不可具載

而來次第必鑿為三四段而破矣伯幾

胡天放龍降仙二十年前有三聖子舉子降仙卜前程云前

程事呵呵如今只如此向後欲如何又嘗請仙箕忽

踊躍可畏經時書一詩曰百戰閒關鐵馬雄尚餘壯

氣凜秋風有時醉倚箕山望腸斷中原一夢中後大

書上鄂字人始知為武穆也

近日越鑑湖天長觀有道士為僧獻觀于總攝所云照得

賀知章者本是小人倚托史越王聲勢將寺改為道

院今欲仍改為寺于是徑從其說觀者無不發大噱

也

臨平明因尼寺大刹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

者供寢于是寺中專作一寮儲尼之常有淫濫者以

供不時之需名曰明因尼站謝宦翁

夜睡呪靈寶藏經載汝之名汝有五鬼名曰攝精吾知
汝的速離吾身太上律令化汝為塵急急如太上帝
君律令勅臨睡時面北叩齒七徧朝寢無失平極

山錄

北關接待寺額乃吳傅朋書勅賜行之院初扁甚小其
後展而大之頗失書體其右廡有古觀音殿亦傅朋
書觀音銅像高丈餘唐物也其高壁一堵作水波頗
有洶湧意蓋毗陵太平寺之類其前殿即藏殿亦舊
物外有給眾庫碑立于側其文乃銛朴翁撰姜堯章

書伽藍神佑相公不知何神也此寺乃淳熙閒道者
喻陀彌開山嘗施水飯僧于此地有大石井見在其
深六丈泉極清冽喻有塔頭在法堂之左題云齋三
十萬僧喻彌陀塔頭此余所未至辛卯春因送沈府
判寶至焉

辛卯正月二十三日胡天放降仙馬巫父弋陽人地仙
玉華山詩云玉樓雲淡曉光浮中有飛仙駕鶴遊下
界此時方熟睡誰尋紫氣問青牛九章八卦有元機
東壁沈沈自落暉萬古流芳光燄在他年丁令鶴重

歸寸寸量來只麼休到頭名利一浮漚我今不預人

閒事一片晴雲在玉樓

在秋間幾月云九月成

二月初三日降仙三茅吳真人深深門巷老翁家自洗

銅瓶浸杏花喚起承平當日夢令人轉憶舊京華柳

杏詩云岸曲紛紛已弄烟園林默默欲爭然何人折

取歸深院兩樣風光在目前鄭文選九洞云拖露搏

風海嶠來觚稜寂寂自樓臺春光不比承平日淚眼

看花薦一杯張君有眉山書房吏人云八千里路到

杭郡城郭人民幾變遷惟有吳山青不改令威何日

是歸年浩然齋詩宇宙寂寂一殼中前瞻無始後無

終可憐坐井觀天者心境何人似此翁天放云胡君

此號出蒙莊凜凜霜蹄徧入荒不受人閒籠絡手不

龜要看海生桑蘭渚云光轉東風弄暖天永和人物

尚依然誰憐結佩凄凉客倚策愁吟楚澤邊方武裘

莆人潛夫之友也壺山是舍姪今為太陽洞主求賦

筆詩貌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拔穎纏尖圓拙夫堪笑

堆成冢豪客會聞掃似椽窗下玉蛛涵夜月几閒雪

繭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朱瓢

研云烹汞燒鉛洞口泉洞前怪石是誰鐫藥瓢猶有
餘丹在聊贈濂溪陸地仙

天放請仙法先念淨天地呪洞中元虛次念北斗呪呪

斗續經次順念揭地呪七遍又再念揭諦呪七遍畫

符畢念內四句呪云我今請大仙願降蓬萊闕騎鶴

下雲端談風咏明月不絕口念之

辛卯十二月初六夜天放降仙江甯王大圭至詩云六

朝盛事總成塵結綺樓前草自生一曲後庭何處覓

空畱月伴倚欄人又問後王中企何在云在冥司有滯

未化有詩云天上人間只寸心烟花雨意抑何深千

年尙有稍頭恨燕子樓空斷素琴又詩云繡閣朱簾

半味殘中年何事早拘攣春風詞筆時塵暗手拂冰

絃作夢寒又頌如心齋詩云聖門大訓已昭垂不願

于人不可施但守戒心如此戒自新德業有天知又

作詩云午夜沈沈坐草窗清心消盡玉爐香一杯滿

飲乾坤窄不待封侯人醉鄉

心經所謂五蘊皆空者色受想行識也

唵摩呢連哩吽撥吒寶樓閣呪治妖祟

西天三藏法師金總持釋迦往生三真言凡人死而未
 解脫或沈滯不起脫者或為誦之或為書無不應其
 一曰唵牟尼牟尼摩訶牟那曳莎賀其二曰唵送啼
 律呢娑縛訶其三曰唵哈呢律尼娑縛訶

夷堅志一卷載韓椿年于父枕中得天童護命經一卷
 題云梁先生所授凡二百九十二字校今所行多一
 百七字且無言六破句傳之者以禦魑魅極為靈驗
 其文曰太上曰皇天生我皇地載我日月照我星辰
 榮我諸仙舉我司命與我太乙任我玉皇詔我三官

金保我五帝衛我北辰相我南極佑我北斗輔我三台
 護我金童侍我玉女從我六甲直我六丁進我天門
 開我地戶通我山澤容我江河度我風雨送我雷電
 隨我八卦尊我九宮遁我陰陽宗我五行符我四時
 成我我命者我大清元籍三官升降上下往來無窮
 不息金飯玉漿所求皆至虛梵日月與天為誓魑魍
 魍魎魍魎魁星所求者得所向者亨所願者合所為
 者成種種變化與道合真何神不使何令不行前有
 朱雀後有玄武左有青龍右有白虎上有華蓋下有

魁罡神通光嚴威鎮十方爰我者生惡我者殃謀我者死憎我者亡靈童神女坡雅金剛三千六百常在我傍執節捧符與我同遊流天天上攝京天大吉昌金錄玉書二十四符與星歷俱急急如律令

楞嚴經有云因諸愛染發起妄情情積不休能生愛水是故生眾心憶珍羞口中水出心憶前人或憐或恨目中淚盈貪求財寶心發愛涎舉體光潤心著行媠男女二根自然流液又曰媠習交接發于相磨

金方叔諱吾上庠人嘗創止庵于其家客有降仙者忽

魁罡神通光嚴威鎮十方爰我者生惡我者殃謀我者死憎我者亡靈童神女坡雅金剛三千六百常在我傍執節捧符與我同遊流天天上攝京天大吉昌金錄玉書二十四符與星歷俱急急如律令

請至石曼卿金乃求止庵記仙即書云山名止山水名止水名實相副斯為可記今子之心一日千里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待子他日明良之旨然後為之未為晚矣此事得之下砂瞿廷發館人張叔夏梅野

后稷封于邠七世孫古公亶父徙居岐山之周原後因為氏曰周見柳文漢原廟注

龍王經偈凡有水怪溺死者可寫而投之即絕往來江湖者或值風濤作惡宜拋此經以鎮之極為靈驗偈云諸行無常一切皆苦諸法無我寂滅為樂

按此條與前重複而文字略異

志雅堂雜鈔卷十

蘇子曰：周良卿文對泉廬書。鼠野桂于始，十世蘇古公。直父黃鼠，如山之風，泉野因。鼠野桂于始，十世蘇古公。直父黃鼠，如山之風，泉野因。

志雅堂雜鈔卷十終 甲子元日校 志雅堂雜鈔卷十終 甲子元日校

話腴

宋臨川藏一居士陳郁仲文撰

藝祖微時日詩云：欲出未出光，輳撻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走向天上來，趕卻殘星趕卻月。國史潤飾之云：未離海嶠，千山黑才到天心。萬國明文氣卑弱，不如元作。

真西山鎮溫陵，有海寇猖獗，令正將王大受將卒五百擒獲其趙某等三渠魁，及從賊百餘輩，大受歸傷重而沒。趙宗子也，始皆疑西山未易處，閱數日獄成西。

山引諸囚入教場縛二渠魁于中掩其心令諸軍射箭如蝟而賊未死或斬或搃次第而畢惟置趙于傍觀之次陵遲二渠魁且以心肝祭大受訖補其二子以指使又配其二女以良壻賞罰兼行士民驚服皆以爲趙可生也事畢西山呼趙問之趙稱宗室不絕西山曰宗室爲賊首則非宗室矣宜正以王法決交脊二百而死

南康縣外二十里許有劉氏女少而慧父母初以許蔡無故絕蔡而許吳吳亡又以許蔡女曰吾一身而三

許人何顏登人門戶投潭水而死鄉社立賢女祠今存焉

菱芡皆水物也何爲菱寒而芡暖蓋菱花開必背日芡花開必向日故也桃杏雙仁者必殺人其花本五出有六出必雙仁而殺人矣反常故也木實之蠹者必不沙爛沙爛者必不蠹而能浮若不浮者亦殺人蓋旣沙爛則不能蘊畜而生蟲瓜至甘而不蠹者以其沙也有物有則若可窮矣

馬友犯長沙向薊林捍之不敵而潰道遇友別將方舟

而來家人輩惶懼知勿脫矣賊指求薊林愛妾妾聞命無懼色自語賊曰必欲吾當以車馬來賊許之妾卽盛飾以待家人駭之然猶謂其往可以紓難頃刻肩輿至卽奮而登旣過河望賊舟不甚相遠妾忽語輿卒欲少止羣卒乃弛轎妾一躍入水急援之已絕矣賊相顧不發薊林亦悠然而去

岳鄂王飛謝收復河南赦及罷兵表略曰夷狄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溪壑之求暫圖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身

居將闔功無補于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于軍旅又曰尙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蓋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詞而厚幣者進願定規于制勝期收地于兩河唾手幽燕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未幾虜渝盟復陷河南後六十年得虜之南遷錄見當時諸酋議論銳意爲取江南之計歸三京以誘吾歸兵于平地吾保河南則江必虛若吾不守河南則是彼嘗見歸吾自棄置遺民當自歸曲于吾矣虜謀若此鄂武穆之料敵信不妄云

學海類編
三
言述
徽廟一日幸來夫人閣就灑翰于小白團扇書七言十
四字而天思稍倦顧在側璫云汝有能吟之客可令
續之乃薦鄰里太學生既宣入內侍省恭讀宸製不
知指意乞爲取旨或續句呈或就書扇左上曰朝來
不喜餐必惡阻也當以此爲詞以續于扇續進上大
喜會將策士生于未奏名徑使造庭賜以第焉上御
詩曰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廚空費入珍盤生續曰人
間有味俱嘗徧只許江梅一點酸

唐李涉過皖口之西有大艦過其征數十人持兵杖問

是何人從者曰李涉博士船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
聞詩名已久但希一篇金帛非敢取也李乃贈一絕
云暮雨蕭蕭江上邨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
迴避世上于今半是君

真廟朝寢殿側有古檜秀茂不羣名御愛檜然橫礙殿
簷真宗意欲去之一夕風雷轉摺其枝時以爲瑞

諸葛武侯薦馬超于先主關公恐其出己右移書問之
武侯曰可與翼德並驅馳衡然非髯將軍比也公聞
而喜余謂武侯此語既不掩超之美又有以結公之

心深沈大略可涯涘耶當其兵數敗衄時下教曰今
非將不善兵不眾而敗蓋亮未聞過耳諸君攻亮之
過則兵決可勝夫人有失誰不懷忌而武侯獨願聞
其過豈不誠大丈夫哉

端平甲午七月八日吾師剋復彭城麾下洪福得亡金
人手抄詩余于其中得一二篇乃知河朔幽燕渾厚
之氣至此散矣因錄于後李國棟夏卿感懷云東金
西木兩睽違由此生男不足依但願相忘不相顧莫
言誰是復誰非幾家能用三牲養千古空傳五綵衣

一把殘骸著無處不歸溝壑欲誰歸自注云瑤瑤子
曰東金西木定生五逆之男僕命庚申日甲申時政
爲此耳梁仲經哀遼東一首云守臣肉食頭如雪夜
半羣胡登雉堞十萬人家靡孑遺馬蹄殷染衣冠血
珠玉盈車宮殿焚娟娟少女嬪羶葷路逢人語辛酸
事骨痛心摧不忍聞吾今來作遼陽客乍入臨風弔
冤魄遼水無聲遼地空蕭蕭暮雨天垂泣青綾慣睡
直承明徧褻縵胡不稱情見說豺狼當路立自憐烏
鵲遶枝驚安邊計策無何有憂國形骸太瘦生何日

凱還思舊職不才猶可薦咸英史舜元哀王旦一首
云八月風高胡馬壯胡兒彎弓向南望鐵門不守犯
孤城失吾堂堂仁勇將將軍之起本儒臣緯武經文
才過人墨磨盾鼻掃千字箭射戟牙驚六軍憶昔同
時初上疏明日東華聽宣諭吾從金轂東巡邏公摠
干戈練征戍三月胡兵好始修胡兵一夜襲通州練
衣出郊雖頻戰氍帳沿河未肯休將軍盡出兵如水
燒胡之車破胡壘倒戈棄甲十萬人亂轍靡旗三百
里金甲煌煌金印光詔書命吾守昆陽然知人有百

夫勇可奈倉無一日糧叛臣暗作開門策一虎翻爲
羣犬獲胸中氣憤爆雷聲頷下鬚張蝟毛磔將軍雖
死尙如生萬里遙傳忠義名昔聞陝右段忠烈今見
常山顏杲卿棟朽榱崩人短氣平生况切同年義試
歌慷慨一篇詞定洒英雄千古淚王旦者昆陽守王
子明也余于感懷篇著其無父子之道亡國之本也
于哀遼東哀王旦篇著其敗亡之迹以見天道之好
還也

明之象山士子史本有木犀忽變紅色異香因接本獻

闕下高廟雅愛之畫爲扇面仍製詩以賜從臣云月
宮移就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煙霄承雨露
丹心一點爲君開又云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深粟粟
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自是四
方爭傳其本歲接數百史氏由此昌焉一卉之微香
色稍異能動至尊入品題且昌其主可以人而不如
木乎

世論多以阮籍爲放曠不羈之士守禮法者羞言之蓋
以迹而不以心也余見其沈酣不理若與世違然觀

漢楚戰場則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忘慮于世
變哉口不臧否然待人以青白眼豈無意于人物哉
居喪飲酒食肉然慟哭則嘔血數斗豈不情于哀戚
哉當其王室不兢強臣擅威戮大臣如刺犬豕故張
華衛瓘以清直死稽康以高簡死王衍以清談死陸
機陸雲以俊才死至文帝將求婚鍾會欲詢以時事
而致之罪而籍終皆以沈湎避其察微見遠寄託保
身非高出數子之上其能脫屣于禍穽哉吁善觀人
者當考其迹而逆察其心乃可也

曲帥端統兵日有叔父必欲居將列以功名自見力止
之不聽遂以偏將出戰後竟敗歸端勞傷撫殘之餘
軍正以將叔敗告謂當伏誅不免委諸法既誅矣端
乃成服發喪其祭文曰嗚呼斬叔者涇原統制祭叔
者姪兒曲端尚享士莫不畏服又方秦丞相殺諸公
時趙公鼎薨于謫所有名士大夫遣祭于道聞秦聞
而索之將羅織以罪而其文止敘年月日具位姓名
致祭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尚饗而已秦竟不得而
罪焉

建炎樞密聶昌臨川人也上庠釋褐出身元名山御筆
改今名朝廷令往河北割地粘罕令撤傘而後見昌
云彼此皆王臣也平交耳安有撤傘之禮竟不從粘
罕亦莫之屈當時河北百姓不肯割土昌因與虜爭
死之謚榮愍

明之慈谿縣西北有慶安寺寺前有古松夾道縣亘數
里望之如蒼雲其一最巨而奇蜿蜒若龍飛偃如蓋
臨池之上寺後有泉出于深谷僧以巨竹連筒引行
數里支分于松下石池溢入于溪舒龍圖真詩云

門前屏障遶潺湲付與林僧夜定還松蓋作雲遮十里竹龍行雨出千山白公香火蓮開後謝氏池塘草夢閒吾亦鳳皇臺上客圖閒卻笑未能閒其後邑長沈時升有造舟之役睥睨茲松將斤焉里士馮文學輒作詩以遺沈賴以不伐松因詩而壽焉詩曰寒松一幹老蒼蒼古寺門前歲月長匠伯偶圖舟楫利禪翁方患斧斤傷得全此日同齊物勿翦他年比召棠可但與君期久遠相將俱列大夫行

寫照非畫物比蓋寫形不難寫心惟難也夫帝堯秀眉

魯僖司馬亦秀眉舜重瞳項羽朱友敬亦重瞳沛公龍顏稽叔夜亦龍顏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文皇鳳姿李相國亦鳳姿尼父如蒙魃陽貨亦如蒙魃竇將軍鳶肩駱賓王亦鳶肩揚食我熊虎之狀班定遠乃虎頭司馬懿狼顧周嵩乃狼抗若此者寫之似足矣故曰寫形不難夫寫屈原之形而肖矣倘筆無行吟澤畔懷忠不平之意亦非靈均寫少陵之貌而是矣倘不能筆其風騷冲淡之趣忠義傑特之氣峻潔葆麗之姿奇僻贍博之學離寓放曠之懷亦非浣花

翁蓋寫其形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否則君子
小人貌同心異貴賤忠惡奚自而別形雖似何益故
曰寫心惟難

話腴終

默記卷上

宋 王 銍性之著

藝祖仕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新征淮南駐蹕
正陽攻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取滁州距壽
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止關去州三十里則平
州而西澗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景據一方
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
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
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

全師入憩滁州城下令翌日再出太祖兵再聚於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邨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邨中教學多智計邨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爲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爲與己如何曰非其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己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已敗畏其兵出所以問計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乘勝而出我師絕歸路不復有噍

類矣太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暉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旣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眾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眾必不爲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爲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卽下令誓師夜出小路亟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

暉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旣入暉始聞之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戰三縱而三擒之旣主帥被擒城中咸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計其數遂下滁州卽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必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旣破中斷壽州爲二救兵不至壽州爲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篋中金瘡被體自撫視之暉仰而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眾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

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于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瘡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金陵纔一水隔耳旣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援則淮南盡爲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障塞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景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爲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

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眞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命者太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改號端命蓋我宋之咸鎬豐沛也其趙學究卽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州引爲上介辟爲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卒爲宗臣比跡於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王朴仕周爲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謂之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况朴之得君哉所以世宗纔四年閒取淮南下三

關所向成功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嚔蹙且倉皇歎嗟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臣觀**老象**太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云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至野次止於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大於車輪矣其閒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旣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旣拜漸遠而沒

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歸而崩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之兆豈偶然哉陸子履爲先子言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卽衣白襪乘轎子出居天清寺世宗節名而其功德院也藝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卽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也顧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卽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搯殿柱低頭不語藝祖

云汝以爲不可耶美對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卽命追還以其一人賜美美卽收之以爲子而藝祖後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爲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名夙者乃其後也夙爲文官子孫亦然夙有才爲名帥其英明有白云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

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我乃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舊椅子相對鉉遙望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閒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李主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告辭賓主之禮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長吁嘆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乃有旨再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廷前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

又後主在賜第因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先子言錢俶所以子孫貴盛蕃衍者不特納土之功使一方無兵火之厄蓋有社稷大勲雖其子孫莫知之也從太宗平太原既擒劉繼元以歸又旁取幽燕幽燕震恐既迎大駕至幽州城下四面攻城而我師以平晉不賞又使之平幽遂軍變太宗與所親厚夜遁時俶掌後軍有來報御寨已起者凡斬六人度大駕

學海類編
已出燕京境上乃按後軍徐行故鑿輅得脫不然後
軍與前軍合又虜覺之則殆矣蓋一夜達旦大駕行
三百里乃脫皆倣之功也

世傳王迴遇女仙周瑤英事或言非實託寓而爲之爾
是誠不然當斯時盛傳天下禁中亦知是時皇儲屢
天晏元獻爲相一日遣人請召迴之父郎官王璐至
私第款密久之王璐不測其意忽問曰賢郎與神仙
遊其人名在帝所果否王璐驚惶不知所對徐曰此
子心疾爲妖鬼所憑爲家中之害所不勝言晏曰無

深諱不知每與賢卽言未來之事有驗否王璐對曰
閒有後驗而未嘗問也晏曰此上旨也上令殊呼郎
中密託令似以皇子屢天深軫上心試於帝所問早
晚之期與後來皇子還得定否王璐曰不敢辭後數
日來云密言漫令小子問之小子言其人親到九天
見主典簿籍者言聖上若以族從爲嗣卽聖祚綿久
未見誕育之期也雖其若此願相公勿以爲信以保
家族晏公默然其後聞所奏者亦不敢盡言富鄭公
乃晏壻也富公爲宰相皇子猶未降故與文潞公劉

丞相王文忠首進建儲之議蓋本諸此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爲觀察使致仕待溥甚嚴不以其貴少假借每賓客至溥猶侍立左右賓客不自安引去國史言之詳矣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爾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

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閒莫有疾病否曰竝無固問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閒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孫兒輩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太宗長子楚王元佐既病廢次卽昭成太子元僖封許王最所鍾愛尹開封府擇呂端張去華陳載一時名

臣爲之佐禮數優隆諸王莫比將有青宮之主王豐肥舌短寡言娶功臣李謙溥姪女而王不喜之嬖惑侍妾張氏號張梳頭陰有廢嫡立爲夫人之約會冬至日當家會上壽張預以萬金令人作關捩金注子同身兩用一著酒一著毒酒來日早入朝賀夫婦先上壽張先斟王酒次夫人無何夫婦獻酬王互換酒飲而毒酒乃在王盞中張立於屏風後見之爬耳頓足王飲罷趨朝至殿廬中卽覺體中昏憤不知人不俟賀扶上馬至東華門外失馬仆於地扶策以歸而

卒太宗極哀慟命王繼思及御史武元穎鞠治頃刻獄就擒張及造酒注子人凡數輩卽以冬至日櫛針於東華門外贈王爲太子府僚呂端陳載俱貶官而張去華已去官旋以他事貶云去華之孫景山言親見其詳今國史載此事多微辭惟言上聞之停冊禮命毀張之墳墓而已

晏元獻守長安有邨中富民異財云素事一玉鬻體因大富今弟兄異居欲分爲數段元獻取而觀之自額骨左右皆玉也瓌異非常者可比見之公喟然歎曰

此豈得於華州蒲城縣唐明皇泰陵乎民言其祖實
於彼得之也元獻因爲僚屬言唐小說唐元宗爲上
皇遷西內李輔國令刺客夜攜鐵槌擊其腦元宗臥
未起中其腦皆作磬聲上皇驚謂刺客曰我固知命
盡於汝手然葉法善曾勸我服玉今我腦骨皆成玉
且法善勸我服金丹今有丹在固自難死汝可破腦
取丹我乃可死矣刺客如其言取丹乃死孫光憲續
通錄云元宗將死云上帝命我作孔昇真人爆然有
聲視之崩矣亦微意也然則此乃真元宗之髑髏骨

也因潛命瘞於泰陵云肅宗之罪著矣或云肅宗如
武乙之死可驗其非虛也

王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考定聲律正星歷修刑統百
廢俱起又取三關收淮南皆朴爲謀然事世宗纔四
年耳使假之壽考安可量也嘗自謂朴在則周朝在
非過論也王禹偁記朴在密院太祖時爲殿前點檢
一日有殿直衝節者訴於密院朴曰殿直雖官小然
與太尉比肩事主且太尉方典禁兵不宜如此太祖
聳然而出又周世宗於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賢臣

如李穀鄭仁誨與朴之屬太祖卽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像相對太祖望見卻立聳然上御袍襟領磬折鞠躬頂禮乃過左右曰陛下貴爲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若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如此又開談錄云朴植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畱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拓怒廂校弛慢於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忿然嗟云宣補廂虞候豈得便從決朴微聞之命左右擒至立斃於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云

此是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虞候宜其死矣呂申公爲相有長者忠厚之術故其福祿子孫爲本朝冠族嘗因知制誥有闕進擬晁宗慤仁宗曰無甚文名命別擬人申公曰臣之所見或異於是今內外之臣文字在宗慤之上固多但宗慤父迴年逾八十受先朝尊禮若使其生見子爲侍從且父子世掌絲綸尤爲盛事迴必重感戴足以惇聖朝孝悌之風上許之卽降旨召試是日亟命至中書迴方熟睡不暇白知也旣畢還家而迴老病臥於牀上注目以待宗慤

之歸問今日來何晏也愨具白召試畢方歸故不暇
白大人也問試得意否宗愨曰甚得意也迺大喜遽
下牀扶行失病所在蓋久病臥於牀因喜其子召試
而忘其疾也宗愨在詞掖久之父子每同錫燕縉紳
榮之宋綬云自唐以來惟楊於陵身見其子嗣復繼
掌書命至是有晁氏焉然則呂申公作相而卹人之
老真宰相器也有後宜哉

章懿李太后生昭陵而終章獻之世不知章懿爲母也
章懿卒先殯奉先寺昭陵以章獻之崩號泣過度章

惠太后勸帝曰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宸妃李氏已卒
在奉先寺殯之仁宗卽以犢車亟走奉先寺撤殯觀
之在一大井上四鐵索維之既啓棺而形容如生略
不壞也時已遣兵圍章獻之第矣既啓觀知非鳩死
乃罷遣之

丁謂當國權勢震主引王沂公爲參知政事諂事謂甚
至既登政府每因閒暇與謂言必涕泣作可憐之色
晉公問之數十次矣一日因問閔默對曰曾有一私
家不幸事恥對人言曾少孤惟老姊同居一外生不

肖爲卒想見受艱辛杖責多矣老姊在青州鄉里每以爲言言訖又涕下謂亦惻然因爲沂公言何不入文字乞除軍籍沂公曰會旣汚輔臣之列而外生如此豈不辱朝廷自亦慙言於上也言畢又涕下謂再三勉之此亦人家常事不足爲媿惟早言於上庶脫其爲卒之苦爾自後謂數數勉之畱身上前奏知沂公必涕下曰豈不知軍卒一日是一日事但終自羞報爾晉公每催之且謂沂公曰某日可畱身奏陳沂公又不欲謂又自陳之一日且責沂公門戶事乃爾

緩謂當奉候於閣門沂公不得已遂畱身旣畱身逾時至將進膳猶不退盡言謂之盜權奸私且言丁謂陰謀詭譎多智數變亂在頃刻太后陛下若不亟行不惟臣寸寸齷粉恐社稷危矣太后大怒許之乃退晉公候於閣門見其甚久卽頓足捩耳云無及矣方晤知其令謂自爲己謀不使之覺欲適當山陵之事而發故也沂公旣出遇謂於閣門含怒不揖而出晉公始悟見賣含毒而已不覺也是日旣至都堂召兩府入議而不召謂謂知得罪祈哀於馮拯錢惟演及

曾等曰今日謂家族在諸公矣太后欲誅謂拯中理之沂公奏請召知制誥就殿廬草制罷之不復宣麻太后從之責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俄竄崖州向使謂防閑沂公則豈有此禍故知權數在謂之上也章獻太后智聰過人其垂簾之時一日泣語大臣曰國家多難如此向非宰執同心協力何以至此今山陵了畢皇親外戚各已遷轉推恩惟宰執臣寮親戚無有恩澤卿等可盡具子孫內外親族姓名來當例外一一盡數推恩宰執不悟于是盡具三族親戚姓名

以聞奏明肅得之遂各畫成圖粘之寢殿壁間每有進擬必先觀圖上非兩府親戚姓名中所有者方除之

狄青善用兵多智數爲一時所伏其出師討儂智高也旣行燕犒士卒於瓊林苑中將士皆列坐旣酒行青自起巡而問之曰兒郎若肯隨青者任其願同去若有父母侍養及家私幼小畏怯不願去者便請於此處自言若大軍一起之後敢有退避者惟有劍耳于是三軍之士感泣自勵至嶺外無一人敢有怠惰者

儂智高犯廣南破諸郡官軍屢敗朝廷震動遂遣狄青
作宣撫招討使青至洪州聞陶弼在外邑丁憂蓋弼
久作廣南官也青至微服往見弼問籌策弼察其誠
爲青言廣南利害曰官吏皆成貪墨不法惟欲溪洞
有邊事乘擾攘中濟其所欲不問朝廷安危謂之作
邊事涵養以至今日非智高能至廣州乃官吏不用
命誘之至此智高豈能出其巢穴至廣州哉今誠能
誅不用命官吏使兵權在我一變舊俗則賊不足破
也青大奇之所以初至廣州按法誅不遵節制出兵

而敗陳崇儀而下三十餘人明日一鼓而破賊二廣
晏然者用弼之策也青南討至嶺下隨軍廣南轉運
使李肅之等迎於界首具爨韃謁青曰某等隨軍轉
運使今已入本界請大軍糧食之數及要若干碩數
月日多少請預備之青答曰此行亦無東西南北遠
所在亦無歲月多少之期旣曰隨軍轉運須著隨軍
供贍人人足備若少一人之食則先斬轉運使肅之
等悚然而退故其軍食足而成功此善爲將帥者也
高遵裕之爲將取靈州也范純粹胡僧孺爲轉運使旣

學海類編 卷之五 記述
至軍前大陳軍儀會將校二漕同稟此行軍糧多少
月日遵裕撚鬚熟計久之反覆思索而言曰且安排
一月二漕應諾對遵裕呼書吏取紙自書一月軍糧
狀遵裕判押照會訖迺罷其後靈州城丁軍潰乏食
死亡幾半朝廷罪遵裕以乏食自解置獄華州二漕
使出遵裕所押一月軍令狀自解故遵裕深責而二
漕止降一官以此二者觀之大帥之語默舉措可以
見成敗矣

滕元發言杜祁公作相夜召元發作文字因觀其狀貌

嘆曰此骨相窮寒豈宰相之狀也徐命左右秉燭手
展書卷起而觀之見眼有黑光徑射紙上元發默然
曰杜公之貴者此也後與王介甫同作館職同夜直
忽見介甫同展書燭下黑光亦徑射紙上因爲荆公
說祁公之事言介甫他日必作相介甫歎曰子勿相
戲安石豈願作宰相哉十年之間果如元發之言

董士廉關中豪俠之士佐劉滬同擅築水洛城尹師魯
大非之其後狄青帥渭希師魯意以滬擅興械送獄
將案誅之時士廉已罷幕府至京師青言於朝檻車

學海類編
捕送欲至渭而誅之時士廉過華陰縣姚嗣宗知縣
事姚董意氣之交也縣當發人護送而監者兵仗嚴
密如護叛送者不得語也嗣宗交護送者于路因呼
士廉行第屢引兩手向上示之士廉應曰會得嗣宗
意令向上一路出此檻車也既至渭州青方坐廳事
列兵伏盛怒以待之士廉在檻車中見青大呼曰狄
青你這回微也你只是董士廉礙著你你今日殺了
我這回作也青聞之大驚不敢誅蓋青起於卒伍而
貴常有嫌疑之誘心惡聞此語因破檻車械送獄既

在有司士廉得以爲計矣其後反訟師魯贓罪師魯
貶死而士廉從輕比者用姚嗣宗之計得脫也

狄青宣撫廣南平儂智高未出師先大陳軍儀數諸將
不俟大軍之到先出師不利就坐擒陳崇儀等三十
餘人拽出斬之次及余襄公襄公矍然下拜而孫元
規頗中理之得免次及提刑祖擇之問諸將兵敗亡
之由擇之知必不免勃然起對曰太尉不得無禮擇
之來時金口別有宣喻其客將在廳下卽呼牽提刑
馬遂就廳事上馬以出於甲冑兵戈之間既至所舍

便溺俱下滿于鞞鞢此所謂氣勝也蓋青武人非倉猝之間言金口別有宣喻以折其謀則必不免矣晏元獻自西京以久病請歸京師留寘講筵病既革上將臨問之甥楊文仲謀謂凡問疾大臣者車駕既出必攜紙錢蓋已膏肓或遂不起卽以弔之免萬乘再臨也遂奏臣病稍安不足仰煩臨問仁宗然之實久病忌攜奠禮以行然後數日卽薨故歐公作神道碑言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飭太醫朝夕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卽奏臣

疾少閒行愈矣乃止丁亥以公薨聞以不卽視公爲恨蓋此意也

曹襄悼利用旣忤宦者明年會其姪洎在眞定因侍婢與中饋爭寵嫁出之而洎猶過其家不已其夫不勝憤因洎叔衣衣淡黃襖子入其家而其夫山呼洎倉卒不知避宦者爲走馬奏之卽倡言洎與其叔利用謀不軌差王博文勘其事鍛鍊旣成以大鑊煎洎拉洎烹之至今都監之解凶不可入蓋洎之冤魄猶在也歐陽叔弼言頃于青州王家見章獻與王沂公親

札一紙云曹利用與其姪兒謀叛事理分明也須早
殺卻若落他手便悔不及也

王介甫初罷相鎮金陵呂吉父參知政事獨當國會李
逢與宗室世居獄作本以害王文恪陶滕章敏元發
范忠宣堯夫三人也王滕皆李逢親妹夫而忠宣李
氏之甥逢之表兄弟獄事之作范公知慶州忽臺獄
問皇祐年范公與逢相見語言不順范公倉卒無以
爲計忽老吏言是年文正方守慶州檢架閣庫有文
正差兵士送范公赴舉公案尙在據其年月則范公

方在慶州侍下其月日不同安得語言與逢相見也
遂據公案錄白申臺中乃止向非公案則無以解紛
矣范公得脫而元發坐親累落職知池州王以東宮
官神宗保全之乃免

王介甫罷相守金陵呂吉父參知政事起鄭俠獄欲害
介甫先罷王介甫放歸田野王呂由是爲深仇又起
李逢獄以李士甯介甫布衣之舊以寶刀遺宗室世
居事欲陷介甫會朝廷再起介甫作相韓子華爲次
相急令介甫赴召其事遂緩故介甫星夜來朝而得

解焉李之儀端叔言元祐中爲六曹編刺刪定官見
斷案李士甯本死罪荆公就案上親筆改作徒罪王
鞏本配流改作勒停劉瑾滕甫凡坐此事者皆從輕
比焉

張茂實太尉章聖之子尙宮朱氏所生章聖畏懼劉后
凡後宮生皇子公主俱不畱以與內侍張景宗令養
視遂冒姓張旣長景宗奏授三班奏職入謝日章聖
曰孩兒早許大也昭陵出閣以爲春坊謁者後擢用
副富鄭公使虜作殿前步帥中丞韓絳言茂實出自

宮中迹涉可疑富弼引以爲殿帥蓋嘗同奉使交結
有自弼惶恐待罪然朝廷考校茂實之除歲月非弼
進擬出絳知蔡州弼乃止厚陵爲皇太子茂實入朝
至東華門外居民繁用者迎馬首連呼曰虧你太尉
茂實皇恐執諸有司以爲狂人而黥配之其實非狂
也茂實緣此求外郡至厚陵卽位避藩邸諱改名孜
頗疏之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憂恐以卒謚勤惠滕
元發言嘗因其病問之至臥內茂實岸幘起坐其頭
角巉然真龍種也全類奇表蓋本朝內臣養子未有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大用至節帥者於此可驗矣其子詢字仲謀賢雅能
詩有子與邸中作壻此可怪也

韓魏公帥定狄青爲總管一日會客妓有名白牡丹者
因酒酣勸青酒曰勸班兒一盞譏其面有涅文也青
來日遂答白牡丹者後青舊部曲焦用押兵過定州
青畱用飲酒而卒徒因訴請給不整魏公命擒焦用
欲誅之青聞而趨就客次救之魏公不召青出立於
子階之下懇魏公曰焦用有軍功好兒魏公曰東華
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兒此豈得爲好兒耶立青

而面誅之青甚戰灼久之或白總管立久青乃敢退
蓋懼并誅也其後魏公還朝青位樞密使避火般家
於相國寺殿一日袂衣衣淺黃襖子坐殿上指揮士
卒盛傳都下及其家遺火魏公謂救火人曰你見狄
樞密出來救火時著黃襖子否青每語人曰韓樞密
功業官職與我一般我少一進士及第耳其後彗星
出言者皆指青跋扈可慮出青知陳州同日以魏公
代之是夕彗滅

王廣淵識英宗于潛邸及卽位欲大用之不果然中外

王之事莫不以聞又論宰執專權須收主威英神二朝俱主其說時宰患之無如之何乃反閒諫官司馬君實力言其姦邪不可近章至八九上廣淵竟出外世徒知君實言廣淵而不知宰相之反閒也然則陰諷臺諫以逐人主親臣古今之所不免其後神宗時君實言楊繪不當言曾公亮事神宗御批與滕元發令喻繪云光醇儒少智未必不爲人陰使之耳蓋廣淵被逐嘗言君實純直受人風指之詐而云耳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畱身乞誅之以謝天下聲震殿廷是時滕元發爲起居注侍立殿坳旣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元發在螭坳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云只我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歐陽大春湖南人元祐初爲廣州幕官嘗夢入一僧室稍新潔有大榜大題其西室曰宰相蔡確死於此室旣寤不曉其旨時持正尙在相位未幾聞外補而大春以漕檄權知新州一日入僧舍宛然夢中所見又有西室亦如夢也方歎息與同官言之未幾持正責

蓬勃分遺焮客及其家靡不沾足晏公曰此人能如此甚事不可作自是遂疏之

神宗初卽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東坡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天下之事也一日語及北虜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爲所奪從人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云蓋北虜乃不共戴天之讎反捐金繒數十萬以事之爲叔父爲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

泣下久之蓋已有取北虜大志其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甚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爲先子言

王君辰榜是時歐公爲省元有李郎中忘其名是年赴試南宮將迫省試忽患疫氣昏憤同省相迫勉扶疫以入旣而疾作凭案上困睡殆不知人已過午忽有人腋下觸之李驚覺乃鄰坐也問所以不下筆之由具言其病其人曰科場難得已至此切須勉強再三言之李試下筆頗能運思鄰坐者乃見李能屬文甚

喜因盡說賦中所當用事及將己卷子拽過鋪在李案子上云某乃國學解元歐陽修請公拆拽回互盡用之不妨李開懷若此頓覺成篇至于詩亦然是日程試半是歐卷半是歐誦李大感激遂覺病去論策二場亦復如此榜發歐公作魁李亦上列遂俱中第云後李于家廟之旁畫歐公像事之等父母以獲祿位者皆公力也李嘗與先祖同官俱引先祖至影堂觀之先祖先公每言此以戒世之場屋虛誕以相忌嫉者之戒云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自少年好道不樂婚宦初爲侍禁約婚慈聖旣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其前植驚走逾牆避之后時卽還父母家俄選爲后焉植後自放田野往來關中洛陽汝州人以爲有道之士也劉貢父過寶應僧舍與昭禪師者語壁有畫山水極妙昭語貢父乃化光所畫貢父率然贊之曰昆侖有名瑤池非實在夢暫覲觀幼旋失惟是墨妙半壁蕭瑟崎嶇坎壈雲舒川疾是心中象非筆端物大士觀化四海一室

先公言劉莊恪公平初及第爲常州無錫尉時有巨盜在境上未獲會歲旦日入謁縣宰是時循國初故事多用齊魯鄙朴經生爲縣令而無錫令又昏老之經生也令廳史贊簿尉廷趨而端坐于廳事受之平素尙氣不能堪徑趨廳事捽而痛拳奮毆之踣于座下左右挽引以去一邑喧傳尉毆死令矣平亦不顧歸而酣飲至醉羣盜聞尉毆令死大喜乘節日至邑之草市飲酒會有密報平者乘大醉亟呼弓手并市人徑捕之諸盜俱醉且不虞尉能遽至也平皆手殺五

人擒得者二十餘人全夥并獲凱旋歸邑會令家灌藥救之得蘇功過俱奏上詔改大理評事知鄆陵縣由此知名

王荆公于揚寘榜下第四人及第是時晏元獻爲樞密使上令十人往謝晏公俟眾人退獨畱荆公再三謂曰廷評乃殊鄉里久聞德行鄉評之美况殊備位執政而鄉人之賢者取高科實預榮焉又曰休沐日相邀一飯荆公唯唯既出又使直省官相約飯會甚懇懃也比往時待遇極至飯罷又延坐謂荆公曰鄉人

他日名位如殊坐處爲之有餘矣且歎慕之又數十
百言最後曰然有二語欲奉聞不知敢言否晏公言
至此語欲出而擬議久之晏公泛謂荆公曰能容於
物物亦容矣荆公但微應之遂散公歸至旅舍歎曰
晏公爲大臣而教人者以此何其卑也心頗不平荆
公後罷相其弟和甫知金陵時說此事且曰當時我
大不以爲然我在政府平生交友人人與之爲敵不
保其終今日思之不知晏公何以之知復不知能容
于物物亦容焉二句有出處或公自爲之言也

王荆公議按問自首法舉朝紛紛唯韓持國與公議同
一日晚持國歎曰此法至近而易知之事乃與時議
如此大異持國因曰此事惟與介甫同因夜來枕上
不能寐細思之亦有可議也荆公歎曰此一事安石
理會來三十年矣持國以一夕聰明勝之不亦難乎
夏英公其父侍禁名廷皓因五鼓入朝時冬月盛寒見
道左有嬰兒啼甚急蓋新生子也立馬遣人燭下視
之錦綉文葆插金釵子二隻且男子也夏無子因攜
去育之竟不知誰氏子焉稍長其父没王事得官潤

州丹陽主簿姚鉉作浙漕見其人物文章薦試大科
遂知名

章子厚作宰相日齊州奏孫耿鎮監鎮武臣私官奴乃
本鎮富民所畜也一夕詣官奴爲富民結客公之傷
重垂盡而逸且陰遣人訴于州州奏監罪請寘于法
子厚爲請富民誅于鎮市中監官放罪還任

神宗遣貴璫張茂則傳宣撫問韓魏公公待以舊例常
禮或謂公茂則貴密方親信宜厚遇之公曰正謂此
也我若過禮之茂則歸奏必爲人主所窺不若且守

中而已乃所以防閑也

陳秀公罷相以鎮江軍節度使判揚州其先塋在潤州
而鎮江卽本鎮也每歲於月旦寒食詔許兩往鎮江
省焉兩州送迎旌旗舳艦官吏錦繡相屬乎道今古
一時之盛也是時王荆公居蔣山騎驢出入會荆公
病愈秀公請于朝許帶人從往省荆公詔許之舟楫
銜尾蔽江而下而於舟中喝道不絕人皆歎之荆公
聞其來以二人肩鼠尾轎迎于江上秀公旌旗鼓樂
正喝道荆公忽于蘆葦閒駐車以俟秀公令就岸大

船回旋久之乃能泊而相見秀公大慙其歸也令罷舟中喝道

先子言元豐末王荆公在蔣山野次跨驢出入時正盛暑而提刑李茂直往候見卽於道左遇之荆公捨蹇相就與茂直坐于路次荆公以兀子而茂直坐胡牀也語甚久日轉西矣茂直令張傘而日光正漏在荆公身上茂直語左右令移傘就相公公曰不須若使後世作牛須著與他日裏耕田

華州西嶽廟門裏有唐元宗封西嶽御書碑甚高數十

丈砌數段爲一碑其字八分幾尺餘其上薄雲霄也舊有碑樓黃巢入關人避於碑樓上巢怒并樓焚之樓旣焚盡而碑字缺剝焚損十存二三也京兆姚嗣宗知華陰縣時包希仁初爲陝西都轉運使纔入境至華陰謁廟而縣官皆從行希仁初不知焚碑之由禮神畢循行廟內見損碑顧謂嗣宗曰可惜好碑爲何人燒了嗣宗作秦音對曰被賊燒了希仁曰縣官何用嗣宗曰縣中只有弓手三四十人奈何賊不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奈何不得要縣何用且賊

學海類編 卷之七 詩述
何人至於不可捉也嗣宗曰卻道賊姓黃名巢希仁
知其戲也默然而去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
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廷出其經捨在相國寺西
塔以資薦且自書於後曰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
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
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
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
失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爲金陵守王君玉

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寧鳳子儀家喬氏
所書在經後字極整潔而詞甚悽惋所記止此徐鍇
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告豈斯人也

李師中誠之其父緯坐鎮戎軍退陣當斬誠之赴省試
訟父之冤且乞斬韓魏公以其起陝西民兵乃應賊
致敗是時誠之叔紘知開封府誠之方年十八歲一
日紘坐廳視事見朝廷押上書人至階下視之乃其
家之秀才也尋得釋是年遂登科

李師中與王介甫同年進士自幼負材氣一日廣坐中

學海類編
稱其少年豪傑介甫方識之見眾人稱舉其豪傑乃云唐太宗十八歲起義兵方是豪傑渠是何豪傑眾不敢以對

劉貢父與王介甫最爲故舊荆公嘗戲拆貢父名曰劉攽不值一分文謂其名也貢父復戲拆荆公名曰失女使成宥無山真是如上交亂真如下交誤當宁荆公大歎而心銜之

嘉祐中士大夫之語曰王介甫家小底不如大底南陽謝師宰家大底不如小底謂王安石安禮安國安上

謝景初景溫景平景回也

晏元獻以前兩府作御史中丞知貢舉出司空掌輿地之圖賦旣而舉人上請者皆不契元獻之意最後一日眊瘦弱少年獨至簾前上請云據賦題出周禮司空鄭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輿地圖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輿地之圖而已若如鄭說今司空掌輿地之圖也漢司空也不知作周司空與漢司空也元獻微應曰今一場中惟賢一人識題正謂漢司空也蓋意欲舉人自理會得寓意于此少年舉人乃歐陽公也

學海類編
是榜爲省元

石介作慶歷聖德詩以斥夏英公高文莊公曰惟竦若
訥一妖一孽後聞夏英公作相夜走臺諫官之家一
夕所乘馬爲之斃所以彈章交上英公竟貼麻改除
樞密使緣此與介爲深仇其後介死英公每對官吏
或公廳時失聲發歎曰有人於界河逢見石介來後
卒有投番將發棺之事有旨下兗州驗實杜祁公罷
相守兗州力爲保明乃勉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右散騎常侍貶靜難軍行軍司

馬而卒於邠州鉉無子其弟錯有後居金陵攝山前
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錯誥勅備存甚多僕嘗至攝
山求所謂徐十郎家觀之其間有自江南歸朝初授
官誥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知內史事上柱國
徐鉉可依前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
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

晏知止作府推時諸子房中案牘猶多祖宗自批判者
文字甚眾祖宗時不惟宰相雖百執事皆起復至富
鄭公乃以太平而辭耳本朝儒臣楊大年王元之晏

相皆不會持父母服也富公之後如陳升之亦百日則起復耳此蓋朝廷體貌况在兵革之際乎其來否則在人耳

蹇授之以廢孟后見章子厚言後一斷當如何子厚曰除是惇不在此地有死而已謂立劉后也然不久遂立中宮子厚但奉行而已

范景仁父名文度爲蜀孔目官事張乖崖時見發郡人陰事而誅之而不知其何以知之但默視一小冊每鈎距得人陰事必記之冊上書記入箱封題甚密文

度日侍其旁而莫測也然每觀小冊則行事多殺人或行法一日乖崖方觀小冊忽內迫遽起不及封箱文度遽取其小冊觀之盡記人細故有已行者卽朱句之未行者尙眾也文度閱畢始悟平日所行乃多布耳目所得遂毀而焚之乖崖還見几上箱開已色變及啓觀小冊已失之大怒之次文度遽前請命曰乃某毀而焚之今願以一命代眾人死乞賜誅戮乖崖問其故答曰公爲政過猛而又陰採人短長不皆究實而誅若不毀焚恐自是殺人無窮也乖崖徐曰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計述
貸汝一死然汝子孫必興自是益用之景仁其子也
既起家又以其一家二翰林百祿爲執政何乖崖之
知人而賞文度其後果興

小說載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者見燈輒閉目云烟
氣易以蠟燭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
點燭耶云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
如日中也觀此則李氏之豪侈可知矣

司馬溫公爲相除張茂則之子巽爲閣門使本朝無內
臣之子在閣門者君實明日語給事中蔡元度王子

發曰光不敢爭正畱以成給事之賢名耳

楊康國爲先子言治平中彭汝礪諒陰榜赴省試時以
汴河上舊省爲試院既聞榜出與同試數人自往探
榜既出門則報榜者紛然天漢橋忽有一肥舉人跨
蹇自河路東來者問報榜者曰狀元何人對曰彭汝
礪也跨蹇者聞之卽時回更不至省前康國追問隨
行小童曰此雍邱許秀才名安世也康國駭之次舉
聞安世第一人及第也

李公弼字仲修登科初仕大名府同縣尉因檢驗邨落

見所謂魚鷹者飛翔水際問小吏曰此關雎也因言此禽有異每棲宿一巢中二室仲修令探取其巢觀之皆一巢二室蓋雌雄各異居也因悟所謂和而別者以此也鷺而通者習水而善捕魚也和而別者因此悟明仲修且歎邨落猶呼曰關雎而和而別則學者不復辨矣

東坡自海外歸至南康軍語劉義仲壯輿曰軾元豐中過金陵見介甫論三國志曰裴松之之該洽實出陳壽上不能別成書而但注三國志此所以陳壽下也

蓋好事多在注中安石舊有意重修今老矣非子瞻他人下手不得矣軾對以軾於討論非所工蓋介甫以此事付託軾軾今以付壯輿也僕聞此於壯輿盡直記其舊言

時彥舉進士第一人後爲江東小漕因按部舟行於大江阻風繫舟僻左港汊一山下因與同載二三舉人盡卻從者上山閒步山甚峻披荒以行及轉山背忽一小寺出于山頂已有一老僧下山迎問曰豈非時狀元乎彥既訝了無從者且非當路何以知其至也

僧曰此寺佛殿後有人題壁曰某年月日時狀元到寺某志之有年今日乃其所記之日時也某及時晨起相望久矣彥始吐實而未之信也相與至佛殿後旋掃去積塵始見其字皆如僧言而別有題年月則彥尙未生之前也觀其旁又曰此去十三年官終四品彥錄之以歸嘗以語于人至大觀初彥以吏部尙書卒正四品距見題字時已十三年矣

劉瑄河中人樞密學士綜之孫也其生母王氏旣生瑄而出外瑄事嫡母任氏三十年不懈嫡母死尋訪王

氏了不可得遂棄官布衣蔬食跣足走天下訪之莫知其生死數年而瑄志益堅誓不見母不復爲人會歲除日行次汝洛閒地名彭坡者逆旅羈棲歲盡未遂所志泣於邨市酒肆中忽見日者瑄憂鬱中漫呼令作卦日者端策云此坤卦乘乾卦父母爻動必求訪父母今坤卦爲主則必母也因自喜曰平生求久未見日者云喜神臨之如化之速但不須發去只畱此以俟匪惟在今日且在今一時之內所謂大慶可以賀矣瑄雖心喜能知本意而後段悠漫乃日者常

學海類編
卷中
態唯唯不應日者臨行猶曰郎應無相忘也瑄愈惑旋聞簫鼓喧闐乃邨人嫁女於除夕也舉酒肆人奔往觀之瑄獨坐無聊已而觀者稍復還坐而各說所見一老卒在坐曰此本縣富人之女嫁此邨富家其送女者所生也其婿家去此纔十步此婦人先在一大官家聞生子今作官矣又入一家再爲此富家側室生兒女三人今嫁其季也故今自送嫁其正室已亡家甚富而專家事于女資送甚厚也瑄引身稍相近問翁知媪之姓氏與前生之姓氏曰此婦姓王聞

前主姓劉其子小名則瑄也瑄始驚問翁何以知其詳如此兵曰我放停兵也固嘗役於其家且每祝我此事故我嘗在心也蓋紙書其姓名狀貌以干計矣出腰閒繫衣中小紙示瑄因略道所以方語話酬酢閒邨市小兒之慧黠者潛往報此婦人矣已而老兵問瑄詳細曰爲當驗之然瑄久求母不獲而爲人給之疑似多矣意事與名字或有相同者未敢必信也已而小兒輩與老兵繼往婦人聞之亟遣騎乘迎瑄瑄猶未信漫往旣各細驗之真瑄母也貯心滋久再

見于不料母子相持號慟殞絕于邨市久之事定因訪日者莫見也問于邨中亦曰未嘗有此色目人意以瑄純孝所感天假神靈以告之爾瑄後迎母同居久之以壽終瑄仕遇神宗累膺繁劇爲世名臣子二何勃皆登科其家光顯貴盛亦天之報也

李教者郡官郎中曇之子自少不調學左道變形匿影飛空妖術旣成而精同黨皆師而信服焉曇之母以夏月晝寢于堂而堂階前井中忽雷電霹靂大震續有黃龍自井飛出曇母驚起開目視之怖投牀下徑

死家人徐視之乃教所變龍卽教也曇見母死吼怒杖之垂盡逐出教益與惡少薄遊不檢一日書倡館曰呂洞賓李教同遊曇知其尙存也遣人四出捕之尋獲矣教皇窘自縊死久之王則叛于貝州其徒皆左道用事聞教妖術最高聲言教爲謀主用事朝廷亦知教妖術最高果爲則用不可測也聞之大駭捕曇及教妻兒兄弟下嶽冀必得教雖曇言教逐出旣自縊死終不信也又于倡館得教所題教與呂洞賓同遊又詔天下捕李教及呂洞賓二人會貝州平本

無李教者始信其真死矣乃獨令捕呂洞賓甚久乃知其寓託無其人乃已雖知其貝州無李教所部監司太守如張盪文張存十數人前皆重貶曩責昭州別駕教妻子皆誅死今仁宗實錄雖載此而無如此之詳故表見之

呂文穆蒙正少時嘗與張文定齊賢王章惠隨錢宣靖若水劉龍圖曄同學賦于洛人郭延卿延卿洛中鄉先生一日同渡水謁道士王抱一求相有僧應門曰師出矣眾問僧何爲師道士僧曰學術數于道士三

十年矣眾因泛問之僧曰吾師切戒術未精切慎毋爲人言君等必欲知明日復來叩師可也明日遂見之文穆對席張王次之錢又次之劉居下座坐定道士撫掌太息眾問所以道士曰吾嘗東至於海西至流沙南窮崑崙北抵大漠四走天下求所謂貴人以驗吾術了不可得豈意今日貴人盡在座中眾驚喜徐曰呂君得解及第無人可奉壓不過十年作宰相十二年出判河南府自是出將入相三十年富貴壽考終始張君後三十年作相亦皆富貴壽考終始錢

君可作執政然無百日之久劉君有執政之名而無
執政之實語徧及諸弟子而遺其師郭君忿然以爲
謬妄曰坐中有許多宰相乎道士色不動徐曰初不
受饋必欲聞之請得徐告後十二年呂君出判河南
府是時君可取解次年雖登科然慎不可作京官延
卿益怒眾不自安乃散去久之詔下文穆果魁多士
而延卿不預明年文穆廷試第一是所謂得解及第
無人可壓矣後十年作相十二年有留鑰之命悉如
所言延卿連蹇場屋至是預鄉薦鹿鳴燕日文穆命

道士與席賓散獨留二人者內閣盡歎如平生文穆
矜歎賦詩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爲丞相出黃扉兩
朝鴛鴦醉中別萬里烟霄達了歸羽客漸垂新鶴髮
故人猶著舊麻衣洛陽漫說多才子徒惜遭逢似我
稀道士索紙札似若復章者乃書偈曰重日重月榮
華必別笙歌前導偃師著雪文穆心知其異敬收之
其後錢貳樞府未百日罷張王先後登庸劉守蒲中
朝廷議除執政命未及下而卒延卿以文穆極力推
挽登第未久改秩後卒無一差者獨贈文穆之偈乃

致仕薨于西京以重陽日喪過偃師是日大寒微霰
笙歌乃敕葬鹵簿鼓吹也

鄭翰林獬郎官紆之子也獬雖負時名然累赴殿試省
試俱不利紆爲狄青征廣南辟客是時儂智高鴟張
未知勝負畱家在雍邱舟中而獬赴殿試罷在京師
候唱名其母與盡室憂紆從軍未知吉音又憂獬仍
舊黜于殿試一家屏默惶惑之次忽舟尾晨炊釜鳴
聲甚厲震動兩岸舉家不知所爲釜鳴未定忽岸上
亟尋鄭郎中船乃報捷者南來且附紆書云已破儂

賊殺戮殆盡走入溪洞且議賞超遷矣語次又有北
來報榜者馳至云二秀才昨日唱名而出已狀元及
第矣釜鳴蓋有爲吉者

鄭毅夫幼弟名猷字獻嘉風流文雅人物秀少翩翩佳
公子也又自幼隨侍毅夫守東南名郡如錢塘之類
所閱佳麗皆一時之選喜讀書而詩章翰墨皆有聲
毅夫旣沒求監安州酒稅安州其鄉里以便親養也
久之湖南招降得蠻首舒光勇者溪洞生黎面色如
漆聲音侏離如鬼物然朝廷不殺以三班差使亦來

監安州酒稅與猷同官猷以其素茹蛇飴蠱之人每於其家送食必作兩分與之對餐然光勇終不快意蓋未嘗知中國士夫家嘗饌也每食饌畢必令攔頭輩於務前餅店以四錢買胡餅二枚光勇既取食必大稱味之美以謂平生未嘗知此味也一日又以對猷言如前猷因語之曰汝本溪洞腥臊生蠻不知有飲食乍得此至下之物食之以爲未始有也猷謂所善曰此事固小可以喻大凡不知而妄作者皆舒光勇之類也

王景彝以御史中丞知貢舉而王平甫被黜平甫對客云就試前夢御街上騎驢而墜地今果爲驢子所落景彝聞而大銜之其後平甫試大科景彝彈其十檢不修罷之又曾子固作中書舍人還朝自恃前輩輕蔑士大夫徐德占爲中丞越次捐子固甚恭謹子固問賢是誰德占曰禧姓徐子固答曰賢便是徐禧禧大怒而忿然曰朝廷用某作御史中丞公豈有不知之理其後子固除翰林學士德占密疏罷之又攻罷修五朝史

喻皓所造開寶塔爲天下之冠康定中白晝人見塔上
一燈明頃刻數盞以至千百盞須臾大雷雨作而焚
盡都人大駭此眞天火也祖母爲先子言

劉原父就省試時父立之爲湖北轉運使按部至鄂州
與郡守王山民晏於黃鶴樓數日不發謂守曰吾且
止此樓以候殿榜兒子決須魁天下守心不平且曰
四海多士雖令似才俊豈可預料立之曰縱使程試
不得意亦須作第二人來日殿榜到州原父果第二
名繼得家書云初考乃狀元爲賦中小誤遂以賈黯

爲魁立之卽以書示郡守而行所謂知子莫若父也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默記卷下

宋 王 銍性之著

穎上安希武殿直言太祖受命封邱獨守城不下其曾
 祖嘗隨太祖自攻之後守封邱者奏職既入拜諸司
 使陳橋門開以迎太祖即斬守門者又言其祖乃安
 習也太宗判南衙時青州人攜一小女十許歲詣闕
 理產業事太宗悅之使買之不可得習請必置之遂
 與銀二笏往習刀截銀一二兩少塊子不數日竊至
 南衙不久太祖知之捕安習甚嚴南衙遂藏習夫婦

學海類編
於宮中後至登位才放出故終爲節度畱後其青州
女子終爲賢妃者是也

歐公云太祖英武潞州李筠反狀至懷其奏召其子皇
城使守節言父反事惶恐次謂彼只少爾但速去來
日方出奏示臣寮守節至潞州開城降兵不血刃慶
歷三年御試進士時晏元獻爲樞密使楊察晏壻也
時自知制誥避親句當三班院察之弟寘時就試畢
負魁天下望未放榜閒將先宣示兩府上十人卷子
寘因以小賦求察問晏公己之高下焉晏公明日入

對見寘之賦已考定第四人出以語察察密以報寘
而寘試罷與酒徒飲酒肆聞之以手擊案歎曰不知
那個衛子奪吾狀元矣不久唱名再三考定第一人
卷子進御賦中有孺子其朋之言不懌曰此語忌不
可魁天下卽王荆公卷子第二人卷子卽王珪以故
事有官人不爲狀元令取第三人卽殿中丞韓絳遂
取第四人卷子進呈上欣然曰若楊寘可矣復以第
一人爲第四人寘方以鄙語罵時不知自爲第一人
也然荆公平生未嘗略語曾考中狀元其氣量高大

學海類編 卷下 二 評述
視科第爲何等事而增重耶

楊宣懿察之母甚賢能文而教之以義小不中程輒扑之察爲明堂賦榜登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而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若二部及第待不教人壓卻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寘果魁天下

歐陽文忠公慶歷中爲諫官仁宗更用大臣韓富范諸公將大有爲公銳意言事如論杜曾家事通嫂婢有子曾出知曹州卽自縊死又論參知政事王舉正不

才及宰臣晏殊賈昌朝舉館職凌景陽娶富人女賈有章有賊魏庭堅逾濫三人皆廢終身如此之類極多大忤權貴遂除修起居注知制誥韓富旣罷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都運令計議河二相賈昌朝陳執中事邊事其實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今命侍從出使故事無內侍同行之理而臣實恥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妹一作虔州壻龜正之女非歐生也幼孤鞠育于家嫁姪晟晟

自虔州司戶罷以替名僕陳諫同行而張與諫通事發鞫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罪且圖自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異軍巡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劾張與諫通事不復支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遂盡用張前後語案俄又差王昭明者監勘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劾案牘視之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劍不得安世聞之大懼

竟不敢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資買田產立己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錄問吏人不聞奏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壽州監稅公責告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己族而鞠于私門知女歸有室而納之羣從向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既不明辨無所驗以其久參侍從免致深文除延內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往布郡條體余寬恩思釋前咎又安世責詞云汝受制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爲牘比願

弭事端漏落偏說陰合傳會知朕慎重獄事不聞有司而私密省寺潛召胥役跡其阿比之實尙與朋黨之風云云其後王荆公爲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前昭明主之於其後使安世不能有所變改迎合也然則二人可謂奇士尔昭明後亦召用而揆饒州人終殿中丞當張獄之興楊闢叔怪爲舉人上書陳相力救之今宋文中集有此書曾存之言

歐陽公爲河北都運使時程文簡知大名府歐公性急

自大而文簡亦狷介不容物宰相意令二人憤爭因從而罪之公悟其旨初至大名文簡迎于郊因問歐公所以外補之由公歎曰吾儕要會得此正唐宰相用李紳韓愈令不臺參故例耳吾二人豈可墮其計中耶文簡亦大歎二人遂益交歡相好宰相聞知不久有孤甥之獄

達奚盈盈傳晏元獻家有之蓋唐人所撰也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豔冠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之子爲干牛者父遣往視之因是以秘計相親盈盈遂

匿於其室甚久千牛父失子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
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
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
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甚無害千牛懼得罪盈
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
物如此所見簾幕屏幃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己
則決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
而不問後數日號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藏
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爲人妾者智術固可

慮矣又見天寶後掖庭戚屬莫不如此國何以久安
耶此傳晏元獻手書正其甥楊文仲家其閒敘婦人
姿色及情好曲折甚詳然大意若此

皇祐二年有狂人冷青言母王氏本宮人因禁中火出
外已嘗得幸有娠嫁冷緒而後生青爲藥鋪後人與
高繼安者謀之詣府自陳并妄以神宗與其母繡抱
肚爲驗知府錢明逸見其姿狀魁傑驚愕起立後明
逸以狂人置不問止送汝州編管推官韓絳上言青
畱外非便宜按正其罪絕羣疑翰林學士趙槩亦言

青果然豈宜出外若其妄言則匹夫而希天子之位法所當誅遂命槩并包拯按得姦狀與繼安皆處死錢明逸落翰林學士以大龍圖知蔡州府推官張式李舜元皆補外世妄以宰相陳執中希溫成旨爲此故誅青時京師昏霧四塞殊不知執中已罷是時宰相乃文富二賢相處大事豈有誤哉

劉原父好雜記事或古或今動成卷軸予嘗見其一卷內逐段事一云蕭固爲廣西轉運使時儂智高未反但誘聚亡命陰爲窺邊計邊吏皆不悟因遣人誘說

且奏朝廷乞與智高一官善撫之因令閒交趾奏下樞密院難問再三固又言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至六七皆不報固旣召歸智高果反破城殺吏大困一方所至騷然至遣大臣僅免敗亡則樞密院乃歸責于固以知吉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也又一云進士滕甫最能爲省題詩皇祐元年狄青成功於廣西時甫廷試西旅來王詩云葱嶺占佳氣氍毹拜未央最爲佳句此皆原父親札爾康定中元昊上言爲諸羌所擾不得已請朝廷加一名

學海類編
號宰相大怒卽乞削屬籍出兵加討時惟諫官吳育
言夷狄難以中國叛臣處之乞加以名號不聽卒致
侵邊患頗與固相類然古今如此者多矣鄭畋乞與
黃巢節度使召琦乞和番之類是也

劉原父學際天人知永興日已被病時所親賈常葬父
同在雍夏月與常露坐見一流星甚大原父驚曰當
有親王爲九五者後數月乃英宗爲皇子

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朝嘗仕遼中爲翰林學士修國
史著虜廷雜記之類甚多雜記言聖宗芳儀李氏江

南李景女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彊都監妻女皆爲
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晁補之爲北都教官
因覽此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
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
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拭汗爭看平叔白後
庭一曲新事時揮淚臨江悲去國令公獻籍朝未央
勅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
彊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
柏梁吹落天涯猶竝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

學海類編
卻還時甯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千山不可期蒼黃三
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
如流信雲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采
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
嘈雅琵琶酒闌泣無言徧數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
邑當年干指渡江來干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又
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
出門事君不見李君推髻泣窮年丈夫飄泊尤堪憐
余嘗遊廬山見李主有國時修真風觀皆宮人施財

列姓氏於碑有太甯公主永嘉公主二人皆景女不
知芳儀者孰是也

龍袞江南錄有一本刪潤稍有倫貫者云云李國主小
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
入輒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于外多宛轉避
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
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歐陽公爲西京畱守推官富鄭公猶爲舉子每與公往
來是時胥夫人乳媪年老不睡善爲冷淘鄭公喜嗜

之每晨起戒中廚具冷淘則鄭公必來公怪而問之乳媪云我老不睡每夜聞遶宅甲馬聲則富秀才明日必至以此驗之若如常夜則必不來歐公知富公必貴

尹師魯性高而褊在洛中與歐梅諸公同遊嵩山師魯曰遊山須是帶得胡餅爐來方是遊山諸公咸謂游山貴真率豈有此理諸公羣起而攻之師魯知前言之謬而不能勝諸公遂引手扼吭諸公爭救之乃免李士甯緣以金雙龍刀遺世居坐罪許安世亦連坐焉

初許旣魁多士其父許玘爲越州知錄往省覲道出杭州見沈文通召食罷延之書齋玩好盡在見此寶刀以金塗雙龍纏之製作精巧光鉞射人安世見而歎愛且屢目之文通曰少張喜此耶通自得此刀家閒禍患相繼每欲與人今公方魁天下福氣必能勝之敢以爲贈安世得之寶惜特甚而士甯素爲安世所仰一日以示士甯見遂拜曰此物乃在公所耶此徐溫所佩有二刀焉其雌者士甯已得之此其雄也士甯爲此刀親渡海往外國求之而不得今乃近在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公處歎息驚駭久之安世問其意士甯密曰我大丹未成不得仙去者此刀未獲也若得此二刀以鍊丹不惟我受其功藥成亦可分遺公矣安世素神信士甯遂舉以與之爾復寂然久之至世居事作此刀在焉乃士甯私以遺世居也士甯既坐私入宮贈詩與世居又有龍刀故坐罪配永州而詢其所由乃安世處得之故亦坐貶噫物之爲禍有如此者

先公言與閣二丈詢仁同赴試省遇一少生風骨竦秀于相國寺及下馬去毛衫乃王元澤也是時盛冬因

相與于一小院中擁火詢仁問荆公出處曰舍人何久召不赴答曰大人少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數三重不曉且來雩不惟赴省試蓋大人先遣來京尋宅子爾詢仁云舍人既來誰不願賃宅何必預尋元澤答曰大人之意不然須與司馬君實相近者每在家中云擇鄰必須司馬十二此人居家事事可法欲令兒曹有所觀效焉

政和中青溪知縣奉議郎盛禽因事對移桐廬縣丞冬至夜宰會同官至深夜明日五鼓漏欲盡往賀邑宰

未出坐於客次見有緋魚入坐盛既至遽起就馬亟去且云兒子不孝某有執事天將明不可留矣禽驚問小吏答曰知縣尋常享祀最早夜來以會客飲酒過多天曉方設祭此其先父也

呂吉甫自罷參知政事最爲偃蹇元祐閒貶爲散官居於建州凡十年再見紹聖固當預政章子厚蔡元度先得路百計逐之老於爲帥繼於蔡元長久據大位以妖人事再貶武昌至張天覺作相始薦于上皇召爲宮使留京師吉甫作謝表云歷官三十八任受恩

雖出于累朝去國四十二年留侍方從於今日徽廟大喜甚有大拜意一日書于紙曰何執中除太傅平章事張商英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書之矣適一士人獻宮詞百篇其一首云先帝熙甯有舊臣曾陪元宰轉洪鈞嗣皇不減周文美八十重來起濱渭徽宗改不減作不啻御書二扇一以賜吉甫岷謂必相矣然何執中鄭居中方攻天覺盡用其黨逐天覺門人起大獄爲奇禍而吉甫以腹疾乞致仕卒於京師其命矣乎

學海類編
賀方回徧讀唐人遺集取其意以爲詩詞然所得在善
取唐人遺意也不如晏叔原盡見昇平氣象所得者
人情物態叔原妙在得於婦人方回妙在得詞人遺
意非特兩人而已如少游臨死作讖詞云醉臥古藤
陰下了不知南北必不至于四方淨土若王荆公司
馬溫公趙閱道必不如此道也非特賀晏而已凡古
人之詞人盡然如此而已矣若荆公暮年賦臨水桃
花詩還如景陽妃含歎墮宮井此善體物者也然不
可止此而已終云惆悵有微波殘粧壞難整此乃能

見境而卻掃除淨盡此所謂倒弄造化手

章子厚在睦州見貢士學制攷下謂郡守方通曰蔡元
長改學制自舊用詩賦也有狀元也作宰相後用經
義也有狀元也有宰相

章中公在睦州暮年有妾曰蒨英有殊色公寵嬖之一
日其子援至所居烏龍寺僧房有王界尺在案上乃
公所愛因究其所從羣婢共言與僧通已久公怒令
爲爨婢布衣執爨而已未嘗筆也而罪羣婢不能防
閑縛而盡筆之蒨英既執爨請令十二縣君供過乃

援妻也縛其僧箠而送郡其供出事目如牛腰卽械
送獄郡守方通親鞫而亟斷之杖其背廳事震動而
僧不動如山禱英執爨四十日夜敝申公思之令援
曰十二縣君不須出令禱英依舊伏侍卽著舊衣禱
英堅不肯著呼至前曰相公送至州縣則送之禱英
不著好衣不伏侍相公禱英甯死爾言訖吞氣立死
世言章申公在睦州遇猴事時方通爲守實然也云有
大猴數十遂使人擒而縛之忽于烏龍山後突出數
千大青猴解縛奪而去之人皆莫敢近余晉仲目擊

晏元獻罷相守潁州二日有岐路人獻雜手藝者作踏
索之伎已而擲索向空索植立遂緣索而上快若風
雨遂飛空而去不知所在公大駭莫測已而守衙排
軍白公曰頃嘗出城曾見此等事但請問郡譙門大
索必獲蓋此等妖術未能遽出府門也公如請戒眾
共曰凡遇非衙中舊有之物卽以斧斫之旣周視無
有最後于馬院旁一卒曰舊有繫馬柱五枚今有六
枚何也亟斫之卽大呼乃人爾遂獲妖人

章子厚少年未改官蒙歐陽公薦館職熙甯初歐公作

史中輝峴山亭記以示子厚子厚讀至元凱銘功於
二石一置茲山一投漢水子厚曰今飲酒者令編劄
斟酒亦可穿衫著帶斟酒亦可飲酒令婦環侍斟酒
亦可飲酒終不若美人斟酒之中節也一置茲山一
投漢水亦可然終是突兀此壯士編劄斟酒之禮也
惇欲改曰一置茲山之上—投漢水之淵此美人斟
酒之體合宜中節故也文忠公喜而用之

王荆公知制誥丁母憂已五十矣哀毀過甚不宿於家
以藁秸爲薦就廳上寢於地是時潘夙公所善方知

荆南遣人下書金陵急足至升廳見一人席地坐露
頭瘦損愕以爲老兵也呼院子令送書入宅公遽取
書就鋪上拆以讀急足怒曰舍人書而院子自拆可
乎喧呼怒叫左右曰此卽舍人也急足皇恐趨出且
曰好舍人好舍人

歐陽文忠公在兩禁因赴李都尉家會至五鼓傳呼呵
殿而歸至內前禁中訝趨朝之早呼歐公官使人密
覘之知赴李氏集方歸明日出知同州執政畱之甚
力以修唐書爲言方不行

光州有邨民畢姓兄弟二人養母傭力人雇二人擔糞土得錢以養母盡孝道一日至食時雇者不至兄弟惶惑夜無母飯不知何爲遂各擔籬徧邨求售擔物無有也念母過時未食茫然四顧力乏枕擔于杏山觀前左忽一道士自觀中呼二人問其困睡狀起對以曲折道士曰我正欲淘廁汝能從我至觀中因指示其處二人共淘之皆若器皿旣視之皆金器兩擔光彩爛然二人亟尋適來道士已不復見問觀中無此色人因擔以示觀主聞之于官太守曰此汝得之

物官難取也盡以給之二人變其業盡以置田遂爲富人教子讀書京中進士第京生二子之才之翰皆爲郡守天之報施昭顯如此

石曼卿與劉潛李冠爲酒友曼卿赴海州通判將別語潛曰到官可卽來相見尋約痛飲也旣半載往見到倅廳門其閤者迎謂曰自此入客位勿高聲也旣見謁者問知無官請衣襪潛曰吾酒友也典客者曰公勿怒旣至此無復去之理我爲借以衣不得已衣之坐幾兩時胸中不勝憤典謁者言通判歇息未敢

傳坐幾三時餒甚忽報通判請贊者請循鞞曼卿道服仙巾以就坐不交一談徐曰何來又久之曰何處安下有闕示及一典客從旁贊曰通判尊重不請久坐潛大怒索去云獻湯湯畢又唱請臨鞞潛益憤趨出曼卿曳其腰帶後曰劉十我作得通判過否捨了衣裳喫酒去來遂仍舊狂飲數日而罷

蔣希魯守蘇州時范文正守杭州極下士王荆公兄弟時寄居于杭平甫尙布衣少年也一日過蘇見希魯以道服見之平甫內不能平時時目其衣希魯覺之

因曰范希文在杭時著道服以見客平甫對曰希文不至如此無禮

諸先生者失其名杭州人舉進士當赴禮部閒遇異僧慈上座傳以易教云易有三術上者不可言次者猶足了死生證心地下者知象數休咎且言子當傳吾術足以資身不必仕宦蓋子命薄也遂授其術盡驗遂不復就省試又以授其子亦驗慈上座者別去曰他時見胡釘鉸者知吾所在也後失其子章丞相當國必欲致之聲音吾已使人求得其子須來則面與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之見先生遂往見章丞相大喜其學且問其子所在
曰吾欲相見詐言之耳旦入朝薦其學不肯赴舉爲
言詔特赴殿試先生驚悔走避丞相召鄉人赴殿試
者令速結保鄉人泣請若忤丞相則我輩垂得一官
而失皆子之致矣不得已赴試而犯廟諱丞相入奏
斯人不欲仕故爲之爾特置第五甲旣悒悒不樂一
日勉往置冠帶而作帶者極有士人風範問之則胡
釘鉸也驚問慈上座所在曰君旣仕宦矣各行其志
可也慈上座其可得而見耶先生固請往見之曰上

座于人纔舉意則知之况頃刻已萬里矣何可知其
處也先生益不樂矢志得疾不俟注黃甲以疾還鄉
而卒獨其書人猶得之號三宮易六遇易晁以道得
其書不可用

胡先生翼之嘗謂滕公曰學者只守一鄉則滯于一曲
則隘吝卑陋必游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
川氣象以廣其聞見則爲有益于學者矣一日嘗自
吳興率門弟子數人遊關中至潼關路岐隘捨車而
步旣上至關門與滕公諸人坐門塾少憩四顧黃河

抱潼關委蛇洶湧而太華中條環擁其前一覽數萬里形勢雄張慨然謂滕公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學者其可不見之哉

滕公嘗語人胡先生有人倫鑑在太學時如寶下汪補之一時學者數百人相隨每于眾中嘗稱譽安燾厚卿曰安秀才骨相他日必貴如此數十次眾有不服者請其由先生曰此亦易見爾安君金玉色也金玉必須富貴者所用置之糞壤可乎人有瓦礫色者至多若瓦礫者何所用耶亦不待相書而後知也眾人

乃服其後安公三作執政初預政父母俱存官至觀文殿大學士以終

恩官人學王書甚有楷法常書以示眾云書者一藝爾可以紀言紀事非道人之所遊心知不免生死不知不障涅槃有志於道者請事斯語

穎人沈士龍字景通高節獨行過於古今尤工於詩慶歷登科既改官以秘書丞爲益州司錄會宋子京爲師惟事宴飲沈涵日夜衙前陪費多自經景通上書子京力言差役之害請減飲晏子京不聽又於本路

轉運使趙抃闕道不行乞解官尋鑿又不許遂掛衣
冠寘本廳載其母去官子京遣人追之不回過關無
以爲驗景通言其情於關吏憐而義之聽其過關坐
是勒停關吏亦得罪久之御史中丞韓絳言其非辜
復官王荆公行復官略曰况爾之去官志於善乎後
居穎元豐中卒

張君房字允方安陸人仕至祠部郎中集賢校理年八
十餘卒平生喜著書如雲笈七籤乘異記麗情集科
名定分錄潮說脞說之類甚眾知杭州錢塘多刊作

大字版攜歸印行於世君房同年白稹者有俊聲亦
以文名世蚤卒有文集行於世常輕君房爲人君房
心銜之及作乘異記載白稹死其友行舟夢稹曰我
死罰爲黿汝來日舟過當見我矣如其言行舟見人
聚觀而烏鵲噪于岸倚舟問之乃漁人網得大黿其
友買而放之於江中乘異記旣行君房一日朝退出
東華門外忽有少年拽君房下馬奮擊冠巾毀裂流
血被體幾至委頓乃白稹之子也問吾父安有是事
必死而後已觀者爲釋解且令君房毀其版君房哀

祈如約乃得去

裴鏘傳奇曰陳思王洛神賦乃思甄后作也然無可疑李商隱詩曰君王不得爲天子半爲當年賦洛神是也按洛神賦李善五臣注云曹植有所感託而賦焉則自者已傳甄后之事矣至洛神賦曰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以浪浪善注曰盛年謂少壯之時不能當君王之意此言感甄后之時已上皆李善之注語也善已言感甄后之情則此事益明然謂少壯之時不能當君王之意則誤按甄后自爲

袁熙妻而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平袁氏納甄后至卽位之二年黃初二年而甄后被殺時年二十餘而甄后死之年文帝已三十六矣謂文帝在位七年而年四十於黃初七年乃崩卽黃初二年年三十六可驗故賦謂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者人意非文帝匹敵及年齡之相遠絕故也此有深旨僕考之舊事知其明甚世說云甄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此奴云云故孔融聞五官將

學淵源錄
納熙妻也以書與曹公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
太祖以孔融博學謂書傳所記後見問對曰以今度
古想其然也絲是觀之不獨兄弟之嫌而父子之爭
亦可醜也又按洛神賦序云黃初三年予朝京師還
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
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而魏志曰黃初二年甄夫人
卒乃甄后死後一年作賦也故此賦託之鬼神有曰
洛靈感焉又曰悼良會之永絕哀一逝而異鄉又曰
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又曰冀靈體之復形

御輕舟而上泝皆鬼神死生之語也魏志曰植幾爲
太子數矣而任性而行不自雕勵又黃初二年監國
謁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
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詔曰朕於天下無所不
容况植乎按此皆甄后死之年也惟李商隱詩再三
言之有涉洛川詩通谷楊林不見人我來遺恨古時
春宓妃漫結無窮恨不爲君王殺灌均注曰灌均陳
王之典籤譖王於文帝者又商隱代魏宮私贈詩先
於其下注曰黃初二年已隔存沒迢代其意何必同

時亦廣子夜鬼歌之流詩云來時西館阻佳期去後
漳河隔夢思知有宓妃無限恨春松秋菊可同時僕
意李義山最號知書意必有所據耳元微之代曲江
老人百韻詩有曰班女恩移趙陳王賦感甄輝光隨
顧步生死獨搖脣

程